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家乡初冬

俞泽浩

立冬节气刚过,气温随之降了下来,家乡的上空也渐渐地清冷寂寥了起来。盘山步道边的树叶落了一地,纪念林里的地面上也飘着厚厚的枝叶和野果,初冬的朝晖从云层中洒下来,山林间一片斑驳。远方的高塘湖上白雾茫茫,高塘湖水早已凉透,湖岸上的柳枝随着冷风在孤寂中摇摆着。冬天就这样追随着秋天的脚步,匆匆地来到了我的家乡,粉墨登场了。

家乡的初冬,水清林静,风已清冷。在纪念林主碑旁一棵棵挺拔粗壮、凌云般的巨大银杏树,金黄的银杏叶美得让人惊叹。每一棵银杏树都是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存在,它们静静地矗立在山巅,彰显着一种直插云霄的气势,犹如一个个忠诚的卫士,守护着这一片宁静的家园。

在孤寂的静思中,浓浓的思绪,在心海里泛起层层涟漪。曾经,春花的娇媚,夏枝的从容,秋实的斑斓,影印在脑海中的美丽并未走远。如今,这初冬的冷风刚起,春夏秋的绚烂,在灰蒙蒙的天空下,瞬间褪色成灰白色的回忆。灰与白,才是这个季节的主色调,素雅、简洁、实在。

当阵阵北风从远方吹来,昏黄的太阳沉沉欲睡,绵延的上空山蜿蜒着消瘦的山峦,空旷的窑河湾肃穆冷峻,整个广袤的洛涧逐渐空荡深沉。当初冬的第一场雨点敲打着纪念林里的树木,带走了秋天里的最后一声尾音,辛劳的乡亲们忙完了大河湾里的最后一桩农活,家乡无垠的田野里便没有了春的柔美、夏的热烈、秋的感受。一览广袤无垠的家乡原野,静心地体会初冬冷风的抚



方言里的故乡

李世勇

在不少作家的写作里,方言成为他们文字流淌的不竭源泉。鲁迅的绍兴话,老舍的北京腔,莫言的山东话味道,贾平凹的陕西话特色,苏童的吴侬软语……在这些文学创作的语言大师里,读者通过深阅读抵达到他们可以清晰指认的故乡。

重庆作家强雯为故乡重庆的方言俚语专门写了一本书《重庆人绝不拉稀摆带》。外地人一听这书名蒙了,拉稀摆带是啥意思?只有重庆人明白,这是地道的重庆方言,大意是说耿直仗义的重庆人做事风风火火豪气干云、没丝毫扭扭捏捏拖泥带水。

一个地方的方言,它紧紧系缚于血脉故土的脐带之上,承载着这个地方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地图。在这个人口迁徙流动如大潮奔涌的时代,方言生存的空间正在不断挤压与萎缩中消逝与逃遁。

我们还有必要挽留方言吗,或者,面对激流涌荡的大河,对窃窃私语的方言打上一个告别的手势?

我认识几个温州友人,他们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已打拼多年,和我交流时能娴熟地运用我们的土语了,只有老乡聚在一起时才说温州话。我发现,当他们说着温州方言时,整个表情都容光焕发了。温州方言语速快,如听鸟鸣。然而仔细去听,会发现地道的温州话充满了古意。比如,温州人把筷子仍称为箸,热水称为汤,去年称为旧年,明天是明朝,勺子叫调羹,早饭是天光,午饭是日昼。

一座城市的生长,也如树一样,枝丫上栖息着南来北往的人,人在树上栖息久了,就形成了城市之树的年轮。城市之树上的人,众多鸟儿的啁啾,才让



慰,脚踏家乡多情的土地,我却深切地感受着春的勃发、夏的茂盛、秋的成熟。这一切让我不由得心怀感恩、虔诚以对。

家乡的冬天令我充满着挥之不去的回味。当冷冽的风霜拂去封存已久的古老半阁殿的尘沙;当滚滚东流的古淮水,将沿岸的飞草乱蓬涤荡的光洁干净,灰与白在冷风的吹拂下,交替着,由北向南。从沿淮岸边到屯头古驿道,从洛涧涧底到上窑山巅,从古寿州窑址到高塘湖畔,依次席卷着家乡初冬的古老大地。犹如那老祖母沧桑的发髻,在岁月的不经意间,先是斑驳了黑白,逐渐银霜尽染,最后白发满头,白茫茫一片,宛若窑河湾冬季的皑皑雪原。我由衷地感叹:岁月无情催人老,人生难留旧时光。不由地让我瞬间沉浸在久违婉约的思绪中。

如今我这年龄的人,虽不能达观的无欲无求,但也可暂时的心湖平静,尽可能的做到不以物喜、不以己悲。所以,我对家乡的初冬自有我自己的感受。

寒冷是冬季里的主旋律,凛冽的北风呼啸着,冻土龟裂出沧桑的轨迹。在滚滚的寒流中,万物萧瑟,那些冷血动物和一些小虫蚁,早已蛰伏在某个角落,恹恹欲睡,窥伺着下一个季节的繁华。我继续在家乡初冬的落寂中,深切感悟:如今这冬日里的蛰伏,原也氤氲着四季的恋歌,酝酿着来年的繁茂,天道自然,四季轮回。而四季的风景中,这冬季的落寞清冷,正如伫立于山间寒风中的大树,镌刻在沧桑年轮上粗粗深深的裂痕,粗犷中烙印下的只是岁月的沉淀与对美好的向往。

一个林子那么婉转动听。

蔓延的方言,塑造出了一个城市的集体性格。方言如血液,在一个城市的血管里奔突、融合。方言在城市里流传,似乎也让一个城市的生命力更加强,这也是一个城市海纳百川的襟怀。

“你克(去)哪儿啊?”有一天,我去店铺里打酱油,路上遇到了来自湖北的老陶,他这样热情地同我打着招呼。我说:“陶哥,今天中午来我家吃鱼吧。”老陶中午真到我家来吃鱼了,他带来了家里一瓶存放了20多年的老酒,打开瓶盖时,整个房子里都弥漫着酒香。和陶哥交往了很多年,每当他聊着聊着就脱口而出几句湖北方言时,我总是会心一笑。老陶觉得我懂他,尊重他,他把我当兄弟看待了。像老陶这样说着故土方言的异乡人,他们心里有两个故乡横卧着,一个在灵魂里植根,一个在血脉中生长。

一个城市的方言,会让这个城市更具家常的人情味儿。我去西北一个城市出差,一家宾馆老板听到我的声音后,朝我激动地扑过来相认,居然是一个县里的老乡,他免了我的房费,还带我去吃美食赏美景。临别时,他只对我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,就是去他老家村子里,帮他邮寄去一包庄稼地里的泥巴。我照办了,把泥巴邮寄去,他用手机视频发给我看了,盆景里郁郁葱葱的植物,是老家的土孕育出来的。

乡音聚集的城市,也被方言滋养着,成就了城市浩荡的气流,沸腾的烟火。在各种方言传来的动人韵律中,层层叠叠的历史发出迷人的回响;在乡音的流淌中,也浮动着祖先丰富的灵魂、慈祥的面容。

把老家揣兜里

陈卫华

几个月前接到一个私人来电,对方告知,鉴于我是他们公司二十多年的老客户,按活动规定可以免费为我家安装监控,监控设备也是免费送。问我装不装?

老实说,自从定居小城,三小时车程的老家,成了火车那头的箩筐。并不是对老家的安全有所担忧,也不是老家有什么稀世珍宝,就是有一种叫牵挂的东西像水草般,在思乡的河里摇曳得我心神不宁,有时恨不能长双翅膀飞回家看看,哪怕看一眼也是好的。

彼时就会后悔,前几年怎么会拒绝这家公司免费装监控的好意呢?眼下他们又找上门了,岂不是大好事,当然装啦!亲戚帮忙接应,安装过程也较顺畅。

过了两三天,我照安师傅在微信上教的方法,下载了对应的APP,原以为很复杂,没想到轻轻一点监控图标,老家那熟悉的客厅就映入眼帘。那一瞬间,我的心像是被什么击中了,眼眶竟有些湿润。

随后操作了一番,不得不说,这个监控设备真智能,可以直播,还可回看,然而它也不是傻不拉几的什么都录,当有人出现在它的视野里,它才转动着大眼睛,盯着你走来走去,并忠实地向主人报告“可疑目标”的行踪,直到你消失在它的视野里才罢休。

它还能敏锐地根据光线变化自动调整画面,白天是色彩斑斓的大片,一到晚上就变成了怀旧风格的黑白电影。即使夜里光线很暗,监控里的画面依然很清晰。真是科技感满满啊!

打那以后,我几乎每天都会几百里外,打开手机随时随地看看老家了。这个“电子狗”看家真负责,不但随时向你播报家里的情况,哪怕有只苍蝇飞过,也会如实向你报告,它还会慰藉你的思乡之情,当你想家的时候,打开它看一眼,那熟悉的一切如潮水般涌来,瞬间浇灌了思乡的藤。

从此,有了这个电子狗,我就可以把老家揣兜里了!那思念不再是苦涩的遥望,而是随时可以触摸的温暖。

把老家揣在兜里,让科技与情感相融合。让我们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,始终带着故乡的那份牵挂和温暖,勇敢前行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,故乡永远是我们心中最坚实的后盾。